

袁新强起初并不满意这个“媳妇”。

“她短头发，还染成了黄色。”刚刚下工，一身粉尘的袁新强眯起眼睛，“我喜欢长头发的。”但相处三个月下来，袁新强觉得这媳妇“还不错”。

“有次吃饭前，她说‘爸爸、妈妈，一起吃饭吧’。”记不清具体哪天，媳妇无意中的这句话，让袁新强觉得心里挺美，“有家的感觉了。”陷入了短暂甜蜜的回忆，袁新强的面孔稍稍恢复了光彩，但是很快，他垂下头搓弄起手指，不说话了。

40多天前，袁新强一起生活了三个月的越南媳妇突然失踪，至今杳无音信。

# 越南新娘集体“落跑”

## 抛下人财两空的老公

### 1 逃跑的新娘

“媳妇”名叫蓝蓝，越南人。2014年8月23日，给了中间人10万元彩礼钱，袁新强把蓝蓝领回了家。

2014年11月21日下午，蓝蓝和同村的几个越南媳妇集体失踪。

后来袁新强在新闻里知道，不只他们村，邯郸下辖的曲周、肥乡、广平等县，“从越南来的媳妇在同一天都跑了，有20多人。”

人一走，袁新强才发现，相处三个月，自己没有蓝蓝的照片、证件，不知道她在中国呆了多久，也不知道她来自越南何地。原本计划年底迎娶进门的媳妇，竟完全是陌生的。

同村还有几个越南媳妇，都是蓝蓝之后来的。几个年纪相仿的小伙子凑在一起，才发现这些越南女人的心根本不属于这里。村北头的方龙飞，媳妇在家

呆了10天，跑了。方龙飞发现，这媳妇领回来后天天不着家，他留了心眼儿，每次媳妇骑电动车出门，他就骑摩托在后面偷偷跟着。跟了三天被发现了，媳妇大闹，不敢再跟。

袁新强不盯梢，他相信蓝蓝。三个月里，蓝蓝也是成天往外跑，都说是去找同村或邻村的越南姐妹，袁新强觉得，她一个人离乡背井，想找人说话，很

正常。

不但没限制，但凡蓝蓝出门，袁新强都给足了钱，甚至跟工头借钱给没过门儿的媳妇花。

隔壁袁迎宾家的媳妇也跑了，袁迎宾的父亲袁爱民好打听事，他告诉袁新强，四五里外的村子里有户人家，越南媳妇来了就把她手机扣下，

不让她出门，这次集体失踪，这家人的媳妇就没跑。

一对比，袁新强又觉得方龙飞是对的，自己“太心软了”。

### 2 掏空的家底

蓝蓝是村里来的第一个越南媳妇，袁新强家自然成了受害者交流信息的场所。

袁迎宾的父亲袁爱民，方龙飞的父亲方老旺，袁小康的爷爷袁喜祥，袁海文的父亲袁金章，加上袁新强的父亲袁焕平，人财两空的一个半月里，几个平均年龄60多岁的老汉凑到一起，分享各自打听的信息，也发泄着内心的愤怒和不甘。

袁新强听到各种各样难听的诅咒，他非常理解老辈人的愤怒。平均10万元的彩礼，对“土里刨食儿”的农民来说，几天天文数字。村里讨越南媳妇的这几户，几乎家家的外债都5万以上。

袁新强几乎每天给蓝蓝打电话，最多时一天打了100多个，对方始终关机，袁新强也骂，“就是不相信她会骗我。”

他觉得，蓝蓝但凡有点良心，就不该骗他。

蓝蓝不能吃辣，一次吃了辣夜里胃疼，凌晨一点多，袁新强

去村卫生所，敲了二十多分钟门给媳妇买药。

但凡蓝蓝相中的东西，不管多贵，袁新强眼都不眨一下地掏钱。所以这个一辈子务农的家里出现了800块一件的大衣，500多一双的鞋子，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。

蓝蓝想要一部新手机，袁新强攒了两个多月，花5000元钱给她买了部iPhone5S。他自己用的，还是一部已经掉漆的山寨机。

领蓝蓝回家后，家里重新修了间偏房，重新刷了大白，窗口开得三米多高，近两米宽——为了吸纳更多的阳光。

这间屋子是袁焕平特地为儿子准备的婚房，袁焕平回忆，蓝蓝走的那天还笑着问他，年底能不能进新房住，袁老汉不住地点头：能。

如今这些场景，在同几个受害父母的聊天中，都被认定是越南女人高超演技的证据。

袁新强心疼父母。

新房里，有母亲陈凤女一个针脚一个针脚赶制出的大花棉被。在河北农村，结婚用的花棉被一定由母亲来做，且一定要用当年新产的棉花。

被子做得太薄不能御寒，做得太厚压得人累，为了在春节前赶出来，三个月里，母亲几乎没闲着，放下锄头就掐起针线。

家中行三，两位哥哥娶亲已经够父母承受，袁新强清楚地记得去邻村领蓝蓝的那天，父亲将半个月才凑齐的10万块钱堆成一摞，母亲找来绳子，又结结实实地扎了几圈。

10万块里有积蓄，有借款，还有2万高利贷。父亲拿个装酒的礼品袋，把10万块递到媒人手里。

那天在路上，袁新强就暗下决心，必须好好过日子，不让父母再操心。

### 3 回忆里的疑点

媳妇跑了一个多月，警方那边没有新进展。

袁新强眼瞅着父亲的白头发了多了，母亲每天佝偻着身体在院子里转圈。不出门，就听不见村上女人的说三道四。

最难熬的还是晚饭时，仨人谁也不说话，常常是母亲不自觉地叹口气，父亲把筷子按在碗上，饭不吃了，自己拎个板凳坐在冬夜的院子里，一坐一两个钟头。

这时候，袁新强就故意躲得远远的，或者找同村的青年喝酒聊天。心里也是两个声音在打架，“又不是我的错”以及“如果不是我，父母也不必承受这些。”

“有啥用呢？”袁新强木讷本

分，二十几年中都跟别人红过脸。而他的情况几乎是被骗青年的翻版，穷，娶不起本地媳妇，不善言辞，不招姑娘喜欢，不会表达，心里难受也不会说出来。

他不敢让自己闲下来，除了去公安局报案，就是跟着村里的工程队四处找活干。

不过是张25岁的脸，因为长期在室外做工，脸上看不出原本的肤色，加上干裂的嘴唇和枯草一般的头发，这张面孔显得老气。

蓝蓝消失的第三天，搭建钢架时一不留神，袁新强从七八米高的梯子上摔了下来，“还好冬天穿得厚，没摔咋样。”

夜里也不好过。他的目光落在床沿的两个枕头上，枕巾是母亲特意买的，一对儿大红色，印着喜字儿。蓝蓝走了一个多月，两面枕巾一新一旧，异常明显。

袁新强的手机里，还保留着蓝蓝出走前一天发来的诡异短信。

短信是越南语的。1月6日，一位越南朋友给翻译，意思是“这么晚了，你为什么还不睡？”翻译者判断，这条信息语气强硬，发件人当时很可能非常生气。

袁新强回忆，那天他睡得很早，他想不明白，就睡在身旁的蓝蓝，为什么会发一条这样的信息给自己。

别人提醒他“应该是蓝蓝给

别人发短信，错发到你的手机里了。”

袁新强木木地应着，“不知道”。

三个月的相处，语言成了两人之间的天然屏障。蓝蓝们交流的那个世界，袁新强们始终无法进入。

还有其他疑点。

柜子里还有蓝蓝买的包和衣服，都是旧的，那些几百元一件的高档货，都在蓝蓝一次次外出找姐妹的过程中，不见踪影。

### 4 再挣够10万或继续等

越南新娘们消失后，有受害者把媒人家的理发店放火烧了，但袁新强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没参与。

尽管有诸多疑点，但袁新强始终抱有希望。

蓝蓝买的暖宝宝，吹风机，小音响等物件，会让他觉得“她是真心留下来过日子的。”

日子一天天过，村里被骗的男青年陆续回到之前的状态。袁小康和袁迎宾很快外出打工，20岁的袁小康干脆跟家

里说，春节也不回来了，“直到挣够10万块钱。”

年纪最大的袁海文继续在村子里放羊，35岁的他因为肺病一直没遇上媳妇，年近七旬的父母怕以后没人照料生病的儿子，花8万块买来了28岁的越南媳妇琴。

袁新强很怕落个和海文大哥一样的结局，在他看来，让越南媳妇这么掏空家底儿，袁海文的后半生就只能跟那三十九只羊一起过了。

工友们说，应该趁年轻去外面挣钱，同样的劳力到了北京，每月能多挣两三千块，可没说动袁新强。

他愿意再等一阵。

蓝蓝失踪的这阵子，袁新强的手机从来不敢断电，一有陌生号码进来，他的心就怦怦跳，他觉得蓝蓝会联系他。

一些人开始笑他傻，偶尔他也觉得自己挺傻的。

但是很快，他又会找出三个月里出现的一些温情场面，

来说服自己并没有被骗。

比如有次蓝蓝回到家里，蹦蹦跳跳冲进家门，一直说着外面好冷啊。袁新强看她的样子好笑，“有那么冷吗？”

蓝蓝跳到他身边，用双手捂着他的脸笑“你看看冷不冷。”

这为数不多的几个瞬间，支撑着袁新强相信，蓝蓝会回到自己身边。

据新京报

